

阳光
书系




长篇佳作系列

秘密与童话

梦也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作者简介

梦也，男，原名赵建银。著名诗人、作家，发表诗歌多首，散文多篇，出版过《祖历河谷的风》等诗集。现任《朔方》副主编。

阳光
书系



长篇佳作系列

秘密与童话

梦也
著



阳光出版社
YANGGUANG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秘密与童话 / 梦也著. — 银川: 阳光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525-0127-8

I. ①秘… II. ①梦…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6301 号

秘密与童话

梦也 著

责任编辑 靳红慧

装帧设计 潘毅

责任印制 郭迅生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天水新华印刷厂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05025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9

字数 250 千 版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25-0127-8/I·232

定价 25.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认识自己，就是认识众生；因为个体当中包含着全部。

——题记

这是怎么回事？

——说在前面的话

我一直都在努力，渴望超越平庸，成为不平凡中的一个。有一天我忽然发觉，我所追求的不平凡很大程度上就是指那种表面的显赫和富有，我羞愧起来。可见我是多么虚荣啊。一个人如果坐下来翻检自己的内心，就会发现在自己的身上隐藏着那么多羞于启齿的东西。

如何走完自己的一生确实是个大问题。我以为我自己生活的道路，都是一连串不断修整的过程。这当中有痛苦，也有微妙的欢乐。

在经历了诸多的磨砺之后，我平静下来。我已经懂得了用平静的心态去面对一切。如今，我只希望能回到最朴素的事物当中——像一茎小草那么单纯。我真诚地赞美那使大地初现的晨光，仿佛通过它能映照出我的过去，反映出我的未来。我试图寻找我与这个世界相连的那根最隐秘的线索，以求在人生接近尾声的时候，突然开悟。

在时光不停流逝的某一个瞬间，我总是试图唤醒我最初经历

过的那些痛疼、欢乐和爱的记忆，以便使我重新认识自己——认识我置身其中的这个世界。

很多时候我都没有留意到自己，我只是在岁月的长河里茫然地沉浮。仿佛我只是一个物体，只是盲目地运动而不自知。然而我始终存在着，当存在还没有被终止的时候，存在好像成了永恒的事实。但这是我唯一清楚的事实，除此而外我是懵懂的。

存在一旦成为事实，反而使我忽略了它发生与消亡的原因。

世界上一个人的存在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因为“他”或“她”存在了，事物之间才有了联系，许多事情也才得以发生。人永远是一个中心，是与他（她）相关联的那个世界的中心。一个人从生到死的过程演绎了自然生息的全部。

很多时候我都忘记了自己，只顾及到我周围存在的这个世界。我并不知道世界正是通过我而存在，正是因为我和类似于众多的我，世界才显示出它存在的意义，并且显示出它的丰富和无限来。

人一来到这个世界上，他面对的一切都是陌生的。某种朦胧的期望使得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这种寻找的意图正是来源于生命的缺憾。生命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无限寻找的过程。有时你以为找到了，事实上还是没找到。所以这样的寻找就没有尽头。这就暗含了人的命运的悲剧性。

一个人置身在漫长的岁月中，在面对每一个偶然到来的事件时，总会有不同的反应。这不同的反应，到底是哪一个代表了一个人的真实意图？在不同的时刻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我？多少年来，透过岁月的雾障我总是在寻找那一个真实的自我。

一个人的成长并不完全呈现在表面上，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人心灵裂变与重新整合的过程。这是秘密，只有自己清楚。是我

自己看着自己长大，而不是别人看着我长大。

回到内心，亲切地打量自己——并且，允许我，让我用自己的声音说出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包括我经历过的事、接触过的人以及我所体验到的痛疼、快乐、忧伤和爱。我还要告诉你们，世界在我眼中的样子是什么，在我内心中的样子又是什么。

当我因虔诚而沉静下来，世界便慢慢地呈现出来……此时此刻，我完全消融在这个宽泛的世界之中。我所看到的阳光、阴影，我所体验到的炎热，以及来自空气深处的寒冷……这一切都在我的心中慢慢呈现。我的心充满着一种模糊的、使人昏昏然的快乐，因此我让我全部的身心前去迎候它——这让我无限感动着的世界。

目 录

一、稚嫩的心	1
二、故乡	14
三、微物之神	20
四、延续的血脉	54
五、亲人们	62
六、左邻右舍	88
七、求学时光	107
八、自画像	125
九、生命中最美好的部分	133
十、闪电照亮的花园	154
十一、肉体与心灵	182
十二、生命中的灿烂花絮	191
十三、我眼中的世界	209
十四、我心中的自然元素	256

一、稚嫩的心

有那么一天，我忽然意识到，我四十岁了。从这一刻开始，消失的年轮在我的身上显出清晰的轮廓，许多往事也由此重新复活。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已经度过了一段不算短暂的时光，伤感的同时免不了有一丝淡淡的落寞。静观自我，生命在一瞬间变得真实，于是我亲切地打量起我自己来。使我深感疑惑的是，这个被称之为梦也的人，竟使我感到陌生。是什么把他变成了这般模样？那必然是一连串被称之为偶然的事件，还有许多出现在我生活中的人。

我就是变化着的事物的总和，是不断发生着的一切关系的总和。

四十岁是一个人生命历程中的分界岭。一过四十岁，强烈的生命意识就逐渐变得淡薄，代之而来的是死亡意识的逐渐觉醒。“死亡”是一种意识，而“生”也是一种意识，只是“生”因为我们还活着，而成了一种既定的事实，被我们忽略掉了。相对于生，

死的意识却不能一下子被忽略。一旦死在你的心中觉醒，那便是一种难以驱逐的感觉。

预感到死亡既是一种觉醒，也是一种安然的快慰。犹如一条大河在云雾散尽的地方，隐隐透出波光。如果说生是一种单纯的快乐，那么死就是由生的快乐衍生而出的那么一种宽泛的爱的暖意。

这一切都来自于一双手的巧妙安排，只是我们看不见这双手。

一条河。是的，在每一个人的心底，都有一条舒缓的河流，悄悄流淌，永不止息。它象征着什么？

活过了四十岁，我的生命节奏忽然放慢了。我听到了流水的声音，就是心房中流动的那条河。像一件陌生的东西，这条河在一瞬间凸现出它的意义。在水的流动声中，展现在我面前的世界变得更为开阔更为明朗，当然，这样的世界不仅是实实在在的这个世界，也是不可预知的另一个世界。

我庆幸我还活在人世，我不知道这是偶然中的必然还是必然中的偶然，总之我为还活在人世而感恩。倘若还没有人把你从这个世界悄悄拿走，这就值得感恩。

于是我想到了过去，这个“过去”可一直追溯到我作为一个人降临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个遥远的过去。

出生之前我梦到了天空。

假若你能理解我说的，我就是梦到了天空，在我出生之前。那个天空比我们时常看到的这个天空更为洁净。那是透明的蓝色上面的洁净的白色；那是徐徐动荡着的一望无际的蓝色上面的白色的梦。

白色和蓝色这是最初的颜色。

忧郁的单色调。

我时常这样想：出生之前我是什么？某种虚幻？不。我更希望是风、涌动的潮汐或是一束光，微弱的橘黄色的光在黑暗中运行。这不是我们通常看见的黑暗，犹如你在光明中看不见光明。可是光在跳跃，光的精灵在一小块黑暗中跳跃。

这些隐秘的部分构成了世界的另一面，不断变化着的世界的另一面。我从不认为我通过一双“看不见的手”而创造，而是通过一种欢乐，一种痛楚。这痛楚中包含着“生”的全部意义。相对于痛楚，我更愿意通过欢乐而来，带着另一个世界的光驱走身边的黑暗。

就这样，他来了，带着敏感的神经，带着一出生就有的忧郁来了。他啼哭时的模样、他的微笑都与你一模一样。他就是我。

我来到阳光和空气中，这些与你都一样，甚至类似于一只鸟、一只小山羊所拥有的。

然而我看到的这一切都不是我出生之前的世界。比如天空，比如海洋，还有植物覆盖的大地。它们在我出生之前是另一个样子。我不止一次梦见过它们：一切都战栗着像你的叹息那么轻，是你忧郁的眼球后面的颜色。或是一束光在坠落的露珠里破碎，又在破碎的露珠里悄悄复原。

母亲经常谈起我出生时的情景。母亲说，虎元，你的前生是一只羊，你知道不。是一只洁白的小羊羔。红嘴唇，两只蓝眼圈……我有些吃惊。母亲一动不动地看着我说，那天，我做了一个梦：看见有一只小羊羔从门里走了进来，怯怯地，四下张望着。它看见了我，然后“嘣”一下跳上炕来，卧倒在我的怀里。听见它叫了一声……我心疼得不得了。当我猛然惊醒时，肚子一下子

疼了起来。

母亲坚信我就是一只洁白的小羊羔投胎而来。当她一次又一次地对我讲起那个梦的时候，从不问我：你信不？那么母亲既然相信那个梦，就必定相信我是从一只羊而来的。在漫长的岁月里我到底没有发现我身上哪些地方与一只羊有相同的地方。这或许只能归结到宿命的范畴，只能由我的一生来验证了。

一只羊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或者说我的命运中暗含了一只羊的命运。这如果是界定，那么我就超不出这界定。

面对暴力像一只羊那么温顺，
轻轻地把它放在祭坛上……

记得我小时候就在家养着一只羊。起先它只是一只洁白的小羊羔，在我的爱护下，一天天地长大了。我每天下午放学时，都要到河湾为这只羊铲草。这是我乐意干的，从不需大人吩咐。到了秋天，我会早早地为这只羊储备干草。在山坡上，我把大棵的绵蓬铲下来，捆成捆，背回家，码在羊圈的墙基上，让风把这些绵蓬一天天地吹干。除此而外，我还在那些刮过大风的早上，背着大背篓，拖着扫帚到树林里去扫落叶。为了怕风吹走，我把背回的落叶倒在我家的一眼通风的箍窑里。在寒冷的冬天，我经常会上半簸箕树叶倒在羊的面前。我一直盯着这只羊把这一堆干透的树叶舔吃干净。它吃得专注而热忱，像是在完成某种庄重的仪式。我以为羊吃掉的不仅仅是一些树叶，而是一些写满神秘文字的经片。晚上，我梦见这只吃过经片的羊长上了翅膀向着天空徐徐飞升。当我惊醒时，却听到了几声清脆的铃铛声。这是系

在羊脖子上的那只铜铃铛在轻轻摇晃。我趴在窗户上一看，一地月光像水在地上流淌。

那只羊站在月光下竟变成了蓝色，我有些吃惊。

没有用上多少时间，这只羊就长大了，变成了一只肥硕的大羯羊。然后被人宰了。是我缩短了这只羊的自然寿命，仅仅是因为特殊的爱护。我一直记得这只羊在死期临近的那些日子里，时常嚎叫，有时变得烦躁不安。它的声音没有唤回什么，甚至它的烦躁也没有引起我的注意。

羊在被人按倒的那一瞬，浑身的皮毛过电一般急速地抖动起来。母亲看见我站在一边发呆便说，虎元快进屋去！

多少年后的今天，我之所以写到了这只羊，是因为我亲历了它从生长到死亡的全过程。后来在目睹了诸多形形色色的死亡之后，我想死亡也不过如此。有时，一个生命的消失不过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不管它是低级的还是高级的。再后来，我便意识到死亡不仅仅如此简单，它的内容远不是我所看到的这些。

生命的消亡，对拥有生命的个体来说永远是一件难以估量的大事，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件事能比一个生命的消亡更重要。对某一个生命体而言，生命之所以说是珍贵的，不在于它是唯一的，而说它是不可重复的。当一个生命被拿走的同时，这个世界必然会留下一块空白，这个空白是无法填补的。

有一年我游荡在若尔盖，在某一面山坡上的一大群羊中认出了我饲养过的那只羊：蓝眼圈，红嘴唇，毛色洁白如雪。在我失声喊叫的那一刻，它停了下来，静静地打量着我。那绝对是一双人的眼睛，充满着疑虑、惊喜以及继之而来的温情。当我慢慢向它靠近的时候，它突然惊醒过来，转过身跑进了羊群。

羊群后面跟着一位年迈的藏族牧人，他发现了我不一样的神态，便向我露出一个神秘的微笑。他或许理解了我。可是我没有再去追赶。

消失的东西可以复活，如果我们中间确实存在缘分，那么在某个特殊的日子，我们肯定会再一次相逢。

我相信这就是秘密。万事万物都是一个秘密。它自己的秘密以及它与别的事物之间的秘密。当秘密为你展现，绝不是因为你的智慧开启了它，而是你用你的谦卑打动了它。

必须小心，一再小心。并且，你要懂得这小心的意义和分量。小心里面的谦卑有着无边的慈爱。肯定有那么一个特殊的日子，我面临某种陌生的境况，它类似于某个边缘，我怀着无限的谦卑等待着某种东西的降临……四周轻拂着爱的和风，是爱的和风。

它把我轻轻放下……

在未来的某一天，在一个刮过大风的晚上，地面上干干净净的，在孕育了很久之后，寂静的夜空飘下雪花。在一间安静的房子里，明亮的烛光透出窗户……一位老人坐在红红的炉火旁，痴痴地面对夜空。门拉开了，门框那儿，密集的雪花织成白练。这是老人等待已久的大雪，某种莫名的快慰充溢着他的心胸。

远处，在变得深邃的平原的某处传来重磅铁锤的敲击声。咚——咚——咚——平稳而沉闷的敲击声，在岑寂的雪夜特别具有穿透力，仿佛是另一种警示。

敲击声持续了很久。在某一刻停息的间隙——老人的头一歪，像沉重的谷穗耷拉在肩膀上。

雪在平原上发疯似的落下来。这个老人就是我。他开始了一生中最后的远行。

在所有的季节中我只钟情于秋天，倒不是说秋天代表着丰收，相反，秋天寓示着丧失。每年的秋季来临时，都要在我的身上引起特殊的反应。

当青草枯萎，树木掉尽黄叶，剩下直立的枝干，天地突然间就变得空旷了。

万物都在亏折中……什么东西越过我而到达，可是我看到的依然是丧失，所有的东西都通过我而丧失。一天秋色，呈现出的却是另一种巨大的空白。让人失重的空白，把人掏空的空白。

某一个晚上，我梦见母亲站在旷地上打扫落叶。扫过一片又一片，扫过一层又一层。总是扫不完的金黄色的落叶。落叶的堆积无始无终，落叶的铺陈无边无际。

多少年来，无论身处何种境况，一旦安静下来，我耳边响起的都是长风吹过茫茫秋空的声音，要么满耳都是落叶的萧萧声。那是一整座林子的落叶声。继而，当这些声音都安静下来，我的眼中便出现了一大片稀疏的白杨林带，林带边上坐着一位面带悲戚的人，他在久久地沉默之后，割断动脉。

一只孤独的大雁从林带上空呼啸而过。

所有的动荡都融入空茫，大地上仅剩一株枯黄的秋草轻轻摇晃。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一只小小的甲壳虫攀上草茎，它看到了什么？

荒凉。

一切又都恢复到最初的样子。风像蓝色的火苗在远处跳跃。一束光颤抖着落在草茎上……

我记起，在阴雨纷纷的那些黄昏时分，听见大门响，就见父

亲背着一大捆青草走进门来，草叶上的水珠纷纷滴落，淋湿了他的裤管。当父亲把沉重的草捆扔在屋檐下，一股浓郁的草香便弥漫开来。看上去，湿漉漉的野草比过去更为翠绿，洗尽泥土的根须变白了。

父亲蹲在地上，抹一把脸上的雨水，然后掏出旱烟袋来。母亲坐在炕上纳鞋底，脸埋在昏暗的阴影里。那只老花猫蜷缩在炕角打盹，发出的呼噜声像是在诵经。

阴暗的天气营造出特殊的郁闷气氛。何况变暗的房间也使我感到压抑。我穿上雨衣走出大门，看见我家门前的菜园子里积了一大坑水，有一处地面陷下去，露出一个黑洞。我不敢走近它。远处，山峦之上积着浓厚的云彩。

雨霁以后，天放晴了。太阳连续地晒了几天，山坡上枯萎的青草又一次转绿，连田野里遗失的种子也重新长出幼苗。然而这一切仅仅是回光返照。某一天晚上，地面上杀了一层厚厚的霜。早上起来，发现那些晚开的花以及嫩嫩的秋草全部耷拉下脑袋。飒飒西风带着肃杀之气在地面上吹拂。山坡上，那些顽强的索子草还在迎风劲舞。灰茫茫的河滩上，河水骤涨漫过堤岸。

我是在一个秋天出生的，1962年10月，传说中那是一个水草肥美的秋天。关于那些日子，我在想象中写道：那年，遍地的丰收找到我，把我变成丰富的粮仓。那年，溃堤的大水找到我，把我变成岸……

关于我降生的那个特殊的日子，我无从得知。可是母亲说，那是一个刮着大风的日子，院子里那棵老榆树的叶子都飘进了门槛。那一刻，尽管母亲用父亲穿旧的一条破布衫包裹了我。实际